

21世纪年度散文选

2006

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6 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1 世纪年度散文选)

ISBN 978 - 7 - 02 - 005912 - 6

I . 2… II . 人…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9733 号

责任编辑: 张 晴
刘会军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韩志慧
责任印制: 李 博

2006 散文

2006 San We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12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7.125 插页 2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5912 - 6

定价 27.00 元

目 录

1	我有一个狮子军	贾平凹
5	四十年来父子一声爱	〔美〕朱 琦
14	山居心情	韩少功
31	尊贵的普通	陈亚军
35	虎跳峡再记	于 坚
43	拉萨跪娘	王宗仁
51	安静的枣红马	李 汀
55	宣纸上的故乡	陶方宣
62	有一个人	宗 原
65	茶与名气	陈世旭
69	“体胖”与《宽心谣》	阎 纲
73	欢乐和哀伤轮番占据心灵	杨 澜
77	文字里失落了的生活	孙喜玲
81	光·地·问鱼	朱 鸿
85	薄采其芹	顾村言
89	文房两篇	冯骥才
93	梅娘的手影	吴克敬
99	好色	桂 苓

113	两城之距	唐 涓
118	熬至滴水成珠	池 莉
137	大儒无声	韩小蕙
143	春天的思念	秦 昭
	——回忆婆婆张茜	
155	他和她	吴冠中
	——续篇	
160	难忘白羽同志	邓友梅
165	我在五七干校时	黄宗英
176	狗年说狗	李兆忠
180	今夜星光灿烂	王安忆
189	母亲的闹钟响了	张 健
193	我心中的严老	何志云
200	草药时代(四篇)	谢宗玉
212	年画	陈四益
218	好像跑了很久(外二篇)	杨永康
228	在春天里疯长的几个名词	金 翔
236	义士墓	耿 立
243	遍地太阳无数	刘成章
251	渐渐(外一篇)	朱以撒
257	沾点泥巴味的生活	如花妃子
259	那条悠长悠长的小巷	若 荷
263	手记	习 习
272	乡月	张天福
276	邂逅母爱	胡 霞
284	嵇康和阮籍	李国文
292	格桑花儿	阿拉旦·淖尔
300	糖,下午的时光	洪 放

306	闲散的时光	陈礼贤
312	这一握生命如花	费振钟
323	夜语	李木生
332	人间四月天	杨莹
340	那在后的,将要在前了	华姿
350	楼上古寨(外一篇)	熊育群
360	父亲的体温	何建明
364	春天的蛙鸣(外一篇)	刘伟林
371	乡村民歌手	余继聪
375	酒别	许俊文
382	九岁的轻浮	惠雁
386	九十九眼泉,差错一眼	冯秋子
399	能不忆江南	宁默
407	解词三章	汗漫
413	人世有终 芳流无竭	张亚杰
422	我究竟在这艘人世之船上浮想什么	陈染
	——僻室笔记系列	
436	玲儿,玲儿	董玉洁
456	致一位十八岁的士兵	郑赤鹰
461	心说(外一篇)	李汉荣
467	麦秸垛	刘水清
470	那块菜地像只鞋	丁杰
474	那几棵柳树(外一篇)	马建绪
479	北京小吃	肖复兴
483	冬天手记	陈元武
490	乡村断章	李雪峰
500	父亲的树	陈忠实
508	孟家馆子	阿贝尔

516	有多少东西可以穿透生命	陈启文
525	随手写下的事与物	刘亚丽
530	真味的清欢	孙喜玲
533	人间食粮	王晓莉
537	四季	孙 蕙

出版说明

我社自一九八〇年起,曾经编选和出版过《1980—1984 年散文选》、《1985—1987 年散文选》、《1988—1990 年散文选》和《1991—1993 年散文选》,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一九九四年后,这项工作一度中断。进入二十一世纪,散文创作仍然欣欣向荣、气象万千,成为文学园地一道亮丽的风景。为了及时总结年度散文创作的实绩,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散文作品,进而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我社决定恢复年度散文的编选和出版工作。

恢复出版的散文年选总冠名为《21 世纪年度散文选》,每年编选一册。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散文作品,入选篇目以发表时间顺序排列。此项工作得到了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并且提出了很好的编选意见,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严格进行编选。在此,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

我们希望读者通过这个选本,不仅能了解本年度散文创作的总体概貌,而且能集中欣赏和阅读这一年里出现的最优秀的散文作品。我们的努力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效果,真诚地期望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 年 12 月

我有一个狮子军

我体弱多病,打不过人,也挨不起打,所以从来不敢在外动粗,口又浑,与人有说辞,一急就前言不搭后语,常常是回到家了,才想起一句完全可以噎住他的话来。我恨死了我的窝囊。我很羡慕韩信年轻时的样子,佩剑行街,但我佩剑已不现实,满街的警察,容易被认作行劫嫌疑。只有在屋里看电视里的拳击比赛。我的一个朋友在他青春蓬勃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我提着枪,跑遍了这座城市,挨家挨户寻找我的新娘。”他这种勇气我没有。人心里都住着一个魔鬼,别人的魔鬼,要么被女人征服,要么就光天化日地出去伤害,我的魔鬼是汉罐上的颜色,出土就气化了。

一日在屋间画虎,画了很多虎,希望虎气上身,陕北就来了一位拜访我的老乡,他说,与其画虎不如弄个石狮子,他还说,陕北人都用石狮子守护的,陕北人就强悍。过了不久,他果然给我带来了一个石狮子。但他给我带的是一种炕狮,茶壶那般大,青石的,据说雕凿于宋代。这位老乡给我介绍了这种炕狮的功能,一个孩子要有一个炕狮,一个炕狮就是一个孩子的魂,四岁之前这炕狮是不离孩子的,一条红绳儿一头拴住炕狮,一头系在孩子

身上,孩子在炕上翻滚,有炕狮拖着,掉不下炕去,长大了邪鬼不侵,刀枪不入,能踢能咬,敢作敢为。这个炕狮我没有放在床上,而是置于案头,日日用手摩挲。我不知道这个炕狮曾经守护过谁,现在它跟着我了,我叫它:来劲。来劲的身子一半是脑袋,脑袋的一半是眼睛,威风又调皮。

古董市场上有一批小贩,常年走动于书画家的家里以古董换字画,这些人也到我家来,他们太精明,我不愿意和他们纠缠。他们还是来,我说:你要不走,我让来劲咬你!他们竟说:你喜欢石狮子呀?我们给你送些来!十天后果真抬来了一麻袋的石狮子。送来的石狮子当然还是炕狮,造型各异,我倒暗暗高兴,萌动了我得有个狮群,便给他们许多字画,便让他们继续去陕北乡下收集。我只说收集炕狮是很艰难的事情,不料十天半月他们就抬来一麻袋,十天半月又抬来一麻袋,而且我这么一收,许多书画家也收集,不光陕北的炕狮被收集,关中的小石狮也被收集,石狮收集竟热了一阵风,价钱也一涨再涨,断堆儿平均是一个四五百元,单个儿品相好的两千三千不让价。

我差不多有了一千个石狮子。已经不是群,可以称作军。它们在陕北、关中的乡下是散兵游勇,我收编它们,按大小形状组队,一部分在大门过道,一部分在后门阳台,每个小房前列成方阵,剩余的整整齐齐护卫着我的书桌前后左右。世上的木头石头或者泥土铜铁,一旦成器,都是有了灵魂。这些狮子在我家里,它们是不安分的,我能想象我不在家的時候,它们打斗嬉闹,会把墙上的那块钟撞掉,嫌钟在算计我。我要回来了,在门外咳嗽一下,屋里就全然安静了,我一进去,它们各就各位低眉垂手,阳台上有了窃窃私语,我说:谁在喧哗?顿时寂然。我说:“嗨!”四下立即应声如雷。我成了强人,我有了威风,我是秦始皇。

秦始皇骑虎游八极,我指挥我的狮军征东去,北伐去,兵来

将挡,遇土水淹,所向披靡,一吐恶气。往日诽谤我、羞辱我的人把他绑来吧,但我不杀他,让来劲去摸他的脸蛋,我知道他是投机主义者,他会痛哭流涕,会骂自己是猪屎。从此,我再不吟诵忧伤的诗句:“每一粒沙子都是一颗渴死的水。”再不生病了拿自己的泪水喝药。我要想谁了,桌上就出现一枝玫瑰。楼再高不妨碍云向西飞,端一盘水就可收月。书是我的古先生,花是我的女侍者。

到了这年的冬天,我哪儿都敢去了,也敢对一些人一些事说不,我周围的人说:你说话这么口重?我说:手痒得很,还想打人哩!他们不明白我这是怎么啦。他们当然不知道我有了狮军,有了狮军,我虽手无缚鸡之力,却有了翻江倒海之想。这么张狂了一个冬季,但是到了年终,我安然了。安然是因为我遇见大狮。

我的一个朋友,他从关中收购了一个石狮,有半人多高,四百余斤。大的石狮我是见得多了,都太大,不宜居住楼房的我收藏,而且凡大的石狮都是专业工匠所凿,千篇一律的威严和细微,它不符合我的审美。我朋友的这个狮子绝对是民间味,狮子的头极大,可能是不会雕凿狮子的面部,竟然成了人的模样,正好有了埃及金字塔前的蹲狮的味道。我去朋友家,一眼看到了它,我就知道我的那些狮子是乌合之众了。我开始艰难地和朋友谈判,最终重金购回。当六人抬着大狮置于家中,大狮和狮群是那样的协调,使你不得不想到狮群在一直等待着大狮,大狮一直在寻找着狮群。我举办了隆重的拜将仪式,拜大狮为狮军大将军。

有了大将军统领狮军,说不来的一种感觉,我竟然内心踏实,没了躁气,是很少给人夸耀我家里的狮子了。我似乎又恢复了我以前的生活,穿臃臃肿肿的衣服,低头走路。每日从家里提了饭盒到工作室,晚上回去。来人了就陪人说话,人走了就读书

写作。不搅和是非,不起风波。我依然体弱多病,讷言笨舌,别人倒说“大人小心”,我依然伏低伏小,别人倒说“圣贤庸行”。出了门碰着我那个邻居的孩子,他曾经抱他家的狗把屎拉在我家门口,我叫住他,他跑不及,站住了,他以为我要骂他揍他,惊恐地盯着我,我拍了拍他的头,说:你这小子,你该理理发了。他竟哭了。

(选自《美文》2006年第1期)

四十年来父子一声爱

1

惟一一次吐露对父亲的爱是在他离开我们的九天前，而这惟一的一次还是由我的朋友林志革向他传达的。那天志革从北京来电话说我父亲随时会倒下去，医生建议尽快赶回故乡。我知道母亲最怕父亲不能魂归故土，只好与志革商量，请医生出面告诉父亲，就说他需要在家中慢慢疗养。几个小时后，志革又打来电话，说我父亲听完医生的话后只点了点头，然后说走的时候路过一下天安门广场。我听到这里，心里明白父亲已经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了。自他被医生确诊为晚期肝癌后，我们都在隐瞒他，只说是轻微的肝硬化。我从来没对父亲当面说过任何动感情的话，他病危之后想说却不敢说了，深怕他因此而想到自己的死。现在听志革这样一说，再也控制不住，要他马上进病房，把手机转到我父亲手上。我对志革说，无论如何，我要对父亲说一声爱。然而，当父亲微弱的声音出现在电话那头的时候，泪水已打湿我的面颊，我竟然还是没能说出来。

仅仅不到十天，父亲就走了。我对父亲最后的奢望是还能

在他活着的时候再见一面,然而见到的却是他冰凉的面孔。为父亲送葬之后,我在纷纷细雨中随大弟走进父亲临终前住过几天的故乡医院,在他留下最后一丝气息的床前站了很久。大弟说父亲临终的那天晚上极度虚弱,稍坐片刻头部就垂在母亲胸前了,但深夜两点左右,突然从病床上翻身坐起,掀起被子要下床。大弟慌忙扶他,他说:“你哥回来了!”大弟说:“哥已经买飞机票,明天就回国。”父亲听了,默默地躺下,大弟很快就听到他的鼾声。渐渐的鼾声消失了,父亲就永远地走了。

故乡永济市医院的医生说,父亲是在肝昏迷的状态下走的,没有遭受剧烈的疼痛。这是我在失去父亲的痛苦中所能得到的最大安慰。

为父亲送葬的前后几天,我在他躺过的病床前,在他的陵墓前,在他的遗像前,默然说了许多话。返美再经北京,随志革去三〇四医院。父亲躺过的病床前还摆着志革夫妇在父亲刚住院时送的鲜花,鲜花未见枯萎,如今父亲已经辞世好几天了。走出病房,志革说:“我把你爱父亲的话转达给你父亲了。”我陡然一震,站住了。志革接着说那天他送我父亲去火车站,途中对我父亲说:“你儿子朱琦向我说他很爱你。”父亲听了,顿时转过头来说:“我也很爱琦儿,我以他为傲。”

握住志革的手,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虽然深知父亲对我的爱,也相信父亲知道我对他的爱;但父子之间四十年,除了这惟一的一次,从来没用过“爱”这个字眼。

2

有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愿意相信父亲朱福来已经走了。走进后院,只见父亲抚摸过的柠檬果依然悬挂在枝头,而那支为他准备好的钓鱼竿照旧躺在游泳池旁的长椅上。我逃回室内,却

在不觉间走进父亲住过的卧室，摆在他床头的玉兰花瓣还散发着香味。父亲却走了，父亲真的永远都见不着了吗？宁愿相信他只是离开美国回中国了，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隔着万里大洋还有大洋那边的重重高山，总觉得父亲依然生活在故乡的那个一色青砖的小院子里，扫地，浇花，微笑着与经过我家门前的邻居打着招呼。

从前我常在旧金山的黄昏时刻给家里打电话。只要一拨通号码，父亲的声音就传来了。父亲去世后，电话那头只有母亲的声音，我却照旧让我自己觉得父亲只是出去散步了。但母亲无法骗自己，家里所有熟悉的东西都使她想到父亲而痛苦不堪，不久就把房子卖了，电话号码也变了。

总以为自己是个达观的人，但父亲的离去让我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痛苦之中。这痛苦有如洪水整个要把我吞噬，我只能挣扎，以各种办法来安慰自己，来不及细想，也不敢细想。终于有一天洪水退去了，却有另一种尖锐的痛向我刺来，——我得清醒地接受永远都不可能再见到父亲的事实。

十七岁离开故乡，那年父亲的年龄正是我现在的年龄，只有四十岁出头。当父亲得知我考上大学，绽开一脸最开心的笑容不久，我就离开故乡了，从此少年的心如鸿鹄高飞，青年的心如野马奔腾，从县城到省城再到京城。二十八岁东渡日本，三十岁来到美国。不觉间人到中年，又在海外牛一般奋力前行。天地一游子，书生一草芥，忙于安身立命，能够为父母考虑的时候实在有限。而父亲怕我心有牵挂，每次在信中说到自己的身体就轻松带过。他曾经从房顶上摔下来休克过，曾经因心脏病发作而住进医院，类似的事情都是母亲后来无意中才说出来的。我在海外奔波中忽略了父亲，父亲也不想让我因他而分心，于是被忽略的父亲更被忽略了。

一九九五年冬我工作不顺，又因植物中毒躺在病床上，沮丧

之下信也不写了。父亲等我的信等到大年初一，深恐我在国外出事，下午跑到市政府收发室。市政府大楼空无一人，父亲在心急如焚的情形之下翻窗而过。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件事，但真正知道父亲当时翻窗之难，还是后来电视台要拍摄这个细节的时候。二〇〇〇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戏曲文艺部要把我的散文以电视文艺片的形式表现出来，题作“回乡日记”，演员就是我们全家。部主任在摄制组离京前特别吩咐他们要把我父亲爬窗子的细节拍下来。拍摄时我才发现那窗其实是房门顶部的小窗，离地将近三米，高低不过两尺。父亲在导演安排下要重现当年情景，先搬来一把椅子登上去，用尽双臂之力往上爬，然后把头部伸进窗子，缩在窗户一角，如此才可能把悬在空中的右腿弯曲起来，塞进窗户。这时的父亲已经满头白发，双臂爬上去了，头部缩起来了，双腿却怎么也弯曲不起来。尝试了三次，父亲气喘吁吁，汗如雨下，摄制组只好作罢。一个月后，“回乡日记”在中央电视台破例地四次播放，又得广播电视部艺术成就奖——星光奖。父亲为此欣喜了好长时间，他的欣喜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种快乐，在他去世后的今天就变成一种遗憾了。

幸亏当初把父亲爬窗子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她那时在市政府收发室工作，父亲爬了收发室的窗子事后道歉，因此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如果没有她说起这件事，或许就没有我后来的文章。虽然文中没有说到“爱”字，但无论如何，我知道父亲能从那篇文中读出我对他的爱，能够感受到我这个远游在外而粗心且不善传达感情的儿子，对他也有细腻体贴、传达感情的时候。

其实，真正读出父亲，还是与父亲相处的最后二十多天里以及如今思念父亲的时候。说来可悲，我这个长子，是在得知父亲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才格外懂得去体贴他的。那天，大约是他来美后的第三天，父亲吃我为他买的包子。他的肝癌已是晚期，但

胃口仍然很好。他大口大口地吃着,凸出而锋利的喉头蠕动着,一下子让我想到从前和父亲许多次早餐、午餐和晚餐的情景。父亲有四个儿子,四个儿子让他每一餐都有吃不完的剩菜剩饭。他大口大口地吃着那些剩下来的大大小小的馒头块儿,连同儿子们的牙印一同吞下去,凸出而锋利的喉头蠕动着。他太疼爱我们,连抱怨一声也不忍心,还要在大嚼剩饭剩菜的时候讲笑话,逗得我们前仰后合。

3

夏天来临,父亲去世已近一年。从橱柜里拿出父亲留下的一些遗物,那几枚曾经摆在父亲床头的玉兰花瓣仍然散发着香味。

我躺在客厅一角的长沙发上,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那段日子最喜欢躺在这里。父亲在美国的二十四天里,有许多时光都在这客厅一角度过。那时我正放暑假,每天可以与母亲陪他说说话。聊天之外,父亲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看我发表的文字,看我以前接受访谈的电视节目或者文学讲座的录影带。父亲最后的人生精力,似乎正好可以看完我本该早寄给他的那些东西,而儿子的那点并不算多的文章和录影给了他最后的宽慰。我常在小书房里从电脑上搜寻各种治疗肝癌的可能,可以从窗口望到父亲,好多次看到他愉快地轻拍着脚尖。肝癌最容易疲倦,父亲看累了就静静地躺在长沙发上。我担心未满一岁、到处乱爬的儿子影响他休息,一次次劝他到楼上卧室休息,他却说他喜欢躺在长沙发上。

我躺在长沙发上望望四周,忽然明白那时候父亲为什么每天都爱长时间地躺着。从长沙发看去,楼下的一切几乎一览无余,父亲能看到书房里的儿子,能看到老妻在厨房做饭,能看到

儿媳守护着牙牙学语、满地乱爬的孙子。父亲在极度困倦中强睁开眼睛,默默地享受三代同堂的天伦之乐,原来他也正默默地向我们告别。

父亲去世几个月之后,我才越来越清楚那时他是深知自己病情的。当我们隐瞒他时,他其实也在隐瞒着我们。父亲在二〇〇三年八月上旬拿到美国签证,八月二十日被确诊为晚期肝癌。我从几位医生那里以及网站和图书馆百般求证,最后只能面对一个事实——父亲的生命只有一个月左右。一切都无法改变,惟一可能做的是让父亲的精神和肉体在最后的时光里不至于太痛苦。母亲决定向他隐瞒病情,父亲也不加追问,给什么药就吃什么。母亲把写着“治疗肝癌”之类字样的药盒子悄然扔掉,父亲也从不过问。

我盼父母来美国探亲盼了多年,没想到在终于拿到签证的喜悦之后却有这样一个晴天霹雳随之而至。医生都说肝癌到了晚期根本无法治愈,我想与其让父亲留在中国做无谓的治疗,不如让他与母亲赶快来美国,看看我在美国的新居和尚未见过的惟一孙子。我与美国的医生朋友简幼文反复商量,又在电话中征求给父亲刚做诊断的两位西安医生,他们也都表示赞同。因此,两天后父母坐商务舱飞往美国。八月二十四日我在旧金山机场接父母,父亲憔悴发黑的面容和苍老蹒跚的步履让我心中大恸,深怕他随时倒下。然而第二天早晨,父亲居然迈着轻快的步子从楼上走下来,面色也好了许多。初到美国的新奇,与儿子儿媳重聚的欢喜,尤其是第一次见到孙子的兴奋,竟能让病危的父亲一扫病容。随后几日,我带父母在旧金山附近游览,父亲的气色竟然一日好过一日。湾区的朋友们听说我父母来了,相继邀我父母做客。最大的一场接风宴席由简医生安排,来了将近三十人。朋友们一心希望我的父母心情舒畅,所以把我这个并无多大成就的儿子几乎捧到了天上。但父亲完全当真了,次日